



DOI: 10.6256/FWGS.202204_(116).05

另類的經驗、對照的觀點： 鄒族的性別與新狩獵文化

文 | 浦忠勇 | 退休國小校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方紅櫻 | 退休國小校長、鄒族獵人協會志工

一、楔子

2019年，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首次發放獵人證，在近兩百張獵人證當中有八張是頒給女性獵人。記得那次審查獲得獵人證的基本條件，首先要經過各部落分會長的初審認可之後，由協會辦理複審作業。申請的獵人除了要簽名切結遵守狩獵自治自律公約，也要承諾獵物回報以及非營利自用等法律規定。另外，獵人的基本條件為滿二十歲的鄒族人，有獨立狩獵的知識技能，當然也不能牽涉行為不法或刑事案件等等。那時申請的女性獵人大部份都符合基本條件，審查委員一致認為，獵人證審查不必考量性別差異，只要符合申請要項即可發放獵人證。

當然，發放女性獵人證之後，立即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有的認為女

性狩獵與傳統禁忌規範不符，有的認為女性狩獵的能力是否有問題，也有的認為這樣做是不是盲目地追隨現代文化，搏取媒體亮點，甚至質疑是被殖民統治後對自我文化的揚棄，甚或踐踏。但另外也有的認為只要他們願意遵守規範又有技術能力，發放女性獵人證沒有什麼不可以，總之，論者莫衷一是。這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以下是鄒族女性獵人的真實故事，其實這樣的故事在鄒族社會還蠻豐富的，只是一直被忽略。文末再淺論女性獵人的角色，特別是在傳統中的角色，以及當代進行中的鄒族新狩獵文化。

二、鄒族女性獵人自我敘事

我的童年生活都在新美部落，我老家是位在部落外圍的獨立戶，住家周邊除了農田和桂竹就是荒野山林，兒時

家鄉的公路還沒有開通，我們想到鄰居家串門子或與其他部落的親友聯誼，最佳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一雙腳，如此原始環境條件下，我的童年生涯幾乎是在練習可以上山下海健步如飛的腳功，也因此我的童年生活非常的自然野性。家裡附近的野地、山林、溪澗都是我戲耍探索最好的園地，因為經常穿梭山林野地，在瀑布溪澗中撈魚蝦抓螃蟹，從小練就了敏捷強健的身手以及極佳的體能。

我有兩個弟弟，有玩伴就會玩得更瘋狂，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危險，記得姐弟三人經常趁父母不注意就住家竹林裡做一些現在回想都會覺得恐怖的爬竹子遊戲，照現在的說法應該叫作極限運動。這種遊戲這樣玩，姐弟三人會登到竹林最高處，同時爬上一根竹子頂端，藉著體重讓竹子朝下方彎曲，算好竹子彎曲度順勢抓到下方另一根竹子，如此反覆往下坡攀附竹子到最底層才下地，誰的速度快誰就是贏家。

兒時和二個弟弟的荒野戲耍方式多如牛毛，除了爬竹子遊戲外，如攀藤學泰山在樹間盪來盪去、爬到樹上玩捉迷藏、犁好準備種稻的田埂間游泥水、捉泥鰍、溪溝水潭學游泳、玩家家、石頭丟準等等，住家周邊的山林野地就是我們的大自然遊樂場。種種刺激驚險的荒野經驗讓我度過了歡愉的童年。

兒時對狩獵的印象

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獵人，至今我有很多飲食習慣都還深受父親的影響，他不吃沒有鱗片的魚類，如鰻魚、泥鰍。他也不吃鼠類，像老鼠、白鼻心和飛鼠等，只有松鼠例外，他會獵捕也會食用。老鼠、白鼻心和飛鼠這些動物，父親稱之為鼠輩，不把牠們當獵物或食用，跟他同輩的老獵人對於食用鼠輩者嗤之以鼻，認為那些人亂吃不是真正的獵人。傳統上鄒族人不食無鱗片的魚類和鼠類，而松鼠在小米收穫祭中是小米女神的重要祭祀品，祭前要進行獵捕，好祭祀或分享用，從父親的飲食可見他是個非常遵循傳統禁忌的鄒族傳統獵人。

記得小時候，家裡畜養幾頭大黃牛專司耕作，也養豬仔和雞鴨，我印象中父親會帶著姐弟仨去放牧黃牛，卻從沒見過他出入豬舍，他偶而會幫母親帶豬仔的食材，可是帶回家後就放庭院角落等母親再取來餵食，不會親自送到豬舍內，因為傳統獵人碰觸豬舍，獵神不喜視為犯忌，得固守之。

父親不吃鼠類，但松鼠他就會獵捕也會食用，小時候父親經常帶我去家裡附近的竹林進行 *zotayo* 獵捕行動。*zotayo* 是一種靜態守候獵物的方式，獵者會在獵物經常出入的地方藏身守候，



等獵物出現就放槍、弩或弓箭進行射擊，父親當時是用弩槍。有次傍晚父親又帶我去竹林 *zotayo*，為我做好偽裝之後囑咐我安靜待在一旁，因為蚊子實在太多了就忍不住打蚊子，竹子那頭好不容易出現的松鼠聞聲立刻就掉頭逃走了，父親氣笑著只好悻悻然帶著我回家。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父親會選擇帶我的理由是兩個弟弟年紀還太小，只能帶著我去作伴，因為父親有個大家都知道的秘密，那就是怕黑又怕鬼。

父親具備抓山豬命格，不管是槍獵或放陷阱，獵山豬幾乎都能手到擒來，他是一位非常勇猛的獵人，不過因為他有怕黑的心病，儘管他是高壯魁梧的鄒族勇士，但如果在新美部落找朋友不小心待得太晚，天黑以後我母親就得帶著火把去接他回家，因為天黑後他不敢一個人回家，我自己就有很多次陪母親到新美部落去接父親回家的經驗。

我的童年時期部落道路尚未開通，電力還沒送到部落，為了保存獵獲，部落大部份族人會把獸肉用火燻烤或醃漬曬乾的方式處理。母親覺得燻烤的方式也保存不長，所以每回父親獵捕山豬回來時，她會以醃漬曬乾的方式來處理山豬肉，母親把肢解完成未帶骨純肉部份，去油脂留瘦肉，瀝乾後用石頭或木頭把水份壓榨出來（此步驟視水份壓榨出水狀況重複施作），待水份充分壓榨

完全就放到房頂上曬乾，而我負責專門爬上屋頂曬肉乾，曬成肉乾的山豬肉非常硬，即便蒼蠅在上面產卵也沒輒，肉乾徹底曬乾後就掛在廚房或火塘屋樑排放著，兒時皮的姐弟三人經常趁爸媽不在，偷偷上屋樑切肉乾來吃，肉乾切面的顏色跟外層會有色差，於是異想天開用火塘餘燼黑碳塗在肉切面上，這種技倆父母親輕易就看出來了，但是也不點破，算是給耐不住嘴饞的姐弟三人一點小確幸。

父親不常往溪流間走動，因為他們這輩的獵人認為 *snoknoko* 的人不是好獵人的榜樣，鄒語 *snoknoko* 是形容像水獺一樣整日悠游穿梭在溪流間無所事事。傳統上鄒族獵人崇尚獵捕公山豬為最高榮耀，對於喜歡流連在溪流間抓魚蝦從事漁撈的族人相當不屑，所以父親只會參與部落集體毒魚活動，或者藉著到楠梓仙溪去巡獵時順便捕撈鮰魚、何氏棘魷及高鰾鮰魚，也因此族人對於從楠梓仙溪帶回來的魚類會覺得非常珍貴。

父親重視傳統，尤以狩獵相關事物極為看重，從他的日常中可以窺視，小時家裡倉庫一角有個火塘，那裡是父親處理獵獲、烤火烤肉招待酒友的地方，也有小小的獸骨架，竹牆上會放置一些獸骨或獵物裝飾品，也將相關狩獵器具如獵槍、腰刀、獵袋等等掛在上面。小

時候只要父親從山上回到家，首先把獵物取下放置好，接著進行獵物肢解，分別處理燻烤或須醃漬曬乾的部位，最看重的就是把狩獵相關的獵具全部高高掛在我們勾不著的地方，最後還對著在旁邊的我耳提面命道：女孩子絕對不可以碰獵具。所以從小我會欣賞父親狩獵的各種戰利品和獵具，但是也絕對不敢任意去碰觸。

第一次上山巡獵的經驗

念私中二年級時，趁暑假跟叔公、大弟、表弟等幾個人第一次上山巡獵，起初父親持反對意見，一來他認為上山巡獵女子不宜，二來他覺得自從我下山念私立女中後課業繁重，極少有機會在山裡面走動，體力不好走不了那麼遠的路，但經不起我的哀求，終於點頭同意我隨行。於是我展開第一次前往楠梓仙河流域傳統獵場的巡獵行程，由於巡獵沒任何獵獲，幾個男生聳恿叔公轉而下到楠梓仙溪毒魚去，正好合了叔公的意思，於是大伙在楠梓仙溪找一段適合活動的河段去毒魚，我沒經歷過毒魚現場，更沒有在溪床大石頭之間活動的經驗，這種操體力的活動真把我給累慘了，這是我第一次上山狩獵的經驗。三天二夜的行程中，因為長期缺乏運動，體能很差讓我吃盡苦頭，回到家後足足睡了三天三夜才感覺體力恢復過來。

喚醒探索山林細胞

私中畢業後就讀臺東師專體育科，五年的師專生涯讓我活躍在運動場上，不斷的體能訓練使我的體力提升不少，雖然不是在山林裡活動，但感覺小時候的自然野性再度被喚醒，師專期間認識浦忠勇老師，跟他結婚後人生不只是執教生涯，更是開啟我山林瘋狂探索歲月。剛結婚時我們正年輕，浦老師又喜歡打獵，婚後白天到學校任教，下班後打包獵具出發獵捕飛鼠成了我們的日常。飛鼠是夜行性動物，獵捕時要利用夜間行動，所以我跟浦老師夜間去找飛鼠，幾乎每天深夜一兩點回家，歸功於師專時期在體育科的訓練，讓我保持良好的體能。

除了利用夜晚上山找飛鼠，假日也會安排去霞山地區的傳統獵場、爬玉山和其他高山，除了狩獵以外，爬山是我們共同愛好的運動。因為爬高山需要安排行程，上班族有時很難安排時間，只好將目標又轉回到狩獵活動上，也因此我們瘋狂地用了四年的時間跟飛鼠周旋，接著因為孩子陸續出生，我便無法參與狩獵活動行程，近二十年養育孩子期間，我又請調山下的學校服務，家庭事業兩頭忙更沒有機會再接觸狩獵活動，直到 2013 年當上校長再回到山上學校服務，才又開始有機會往山上跑，我的狩獵細胞再度被喚醒。



獵人魂覺醒

重回部落學校當校長之後，跟浦老師重拾狩獵活動，期間為了方便在山林中活動，我們自己搭蓋獵寮，從最遠的霞山寮、中繼站的石頭寮、最佳距離檜木寮等，幾年內蓋了三個獵寮，每個獵寮都有不同的風情與故事，在職期間因需考量巡獵時間，於是我們便從最遠的霞山獵寮逐漸撤回檜木寮，霞山寮一趟需三天兩夜的時間，檜木寮只需二天一夜，對於仍在職場的我而言比較方便，因為還在職場上，我將休假日去檜木寮巡獵活動當作是去運動，還沒有想到真正去從事狩獵，真正開始放陷阱是我在退休之後。

退休的第一年，就有計畫性跟浦老師去檜木寮放陷阱，第一次放套就獵到很大的公鹿，當時是二、三月份，公鹿還沒有長角，頭上只有鹿茸，我特地將牠的肩頰骨留下來作紀念順便紀錄公鹿的體型。其實在我開始要放陷阱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母親拿了很多不同的種子給我，當時我想，我母親是一個傳統獵人之妻，而她的丈夫是非常厲害的獵人，她要把獵神傳到我的身上，所以我收到了很多種子，象徵著很多的可能性，後來我再也沒有做過類似的夢，但因為這個夢，現在從事狩獵非常的順利。

退休後年紀逐漸大了，又種了很多咖啡樹，我跟浦老師想讓工作更方便，於是又在離家更近的山林裡蓋了牛樟寮，從家裡出發到牛樟寮只花半天即可到達，想過夜或當天來回也方便，或許是動物多了，牛樟寮獵場的獵獲也同樣精彩，所以現在牛樟寮是我們主要的獵場。

狩獵作為一種生活日常

在鄒族傳統社會觀念裡，女性是被禁止參與或從事狩獵活動的。可是女性獵人卻一直都存在著，只是女性獵人比較隱晦，女性獵人的狩獵行為經常是茶餘飯後的話題，極少在公開場合中討論。在鄒族社會裡的男性會承認特例女性獵人的能力足以跟他們平起平坐，但不會將這件事情公開化，畢竟狩獵行為、狩獵活動是以男性為主。因此我剛開始跟浦老師上山狩獵時十分掙扎、很是惶恐，對外我會說是爬山鍛鍊體力的活動，不會說跟浦老師去狩獵，實際上就是跟獵，作一個跟獵者，我非常謹言慎行，時刻警惕自己不能做出不當言行或對山神不敬。

隨著浦老師上山二十幾年，我可以感受一開始山神並不喜歡甚至討厭我，還會偶而來個懲戒，但我仍舊面對並戒慎恐懼，慢慢學著獵人們的動作，入山敬神奠酒沾酒，始終抱持著虔敬的心

情，面對山林不存惡念及惡行，慢慢的被山神接納，我可是跟霞山山脈山區的山神培養了三十幾年的感情才被接納。

退休後成為一個女性獵人，沒想過一定要跟男性獵人平起平坐或要勝過他們的慾望，狩獵活動純粹是為了鍛鍊體力，只要還有體力就會一直往山林探索，只要還有體力就往獵場找尋靈感。真正去放陷阱之後，我覺得捕獲獵物是一場與山林交會驚喜的過程，肢解獵物處理獸肉是對獵獲尊重的表達，而分享獵物給親友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如果將狩獵活動放諸實際生活中，會是一種豁達剛毅的人生哲學，無論我有沒有申請獵人證，我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成功的退休女校長獵人。

三、正在形成的新狩獵文化

女性獵人其實一直沒有缺席

一般提到鄒族狩獵文化，馬上印入腦海的幾個圖像是獵人、勇士、男性、獵場、獵物以及獵具等等，這些看起來就是屬陽剛與男性專屬的領域。也確實如此，狩獵活動就是以男性為主，鄒族男性的服裝配飾幾乎都與狩獵文化相關，女性服飾就沒有任何獵獲的物件。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歷史文獻以及部落家庭實際狀況，狩獵就是男性的工作，女性無法參與，甚至視女性接觸

狩獵工作及觸摸獵具為嚴重的禁忌。

然而，如果將狩獵活動的整個流程進一步觀察，我們發現女性依然有她們負責的工作，例如出發之前會協助製作上山的食物，這些食物是不可缺少的裝備；男子上山狩獵期間，留守在家的女性還要遵守一些禁忌，例如不能碰觸豬和雞，也禁止放聲唱歌等等。這些女性雖然留在家裡，但依然要遵從一些使獵人順利狩獵的禁忌規範。狩獵的男子返回，因為身體疲累就會把獵物交給女性處理，包括清洗內臟、獵物分類、分享親友等都由女性接手，若獵物需要燻烤保存，作為往後食物或贈禮，也是由女性處理為主。所以，我們從這些實際工作看到，除了打獵活動本身以外，女性幾乎都在參與，也跟著遵守相關的禁忌與規範。

難以表述的女性獵人身份

如前述，鄒族是父系社會，狩獵活動由男性擔任，女性僅負責周邊相關工作。然而，鄒族的女性獵人確實存在，人數雖然不多，整個鄒族一個世代可能僅會出現一兩位，但因為特殊，這些女性獵人一直是部落獵人的重要話題。例如，山美部落曾有一位非常擅獵的婦女，獵物以公山豬為主，完全跟男性獵人一樣勇猛，也擁有獵人應有的知識技能及獵場狩獵規範，她也崇尚獵人在部



接觸狩獵，還有的女性獵人表示純粹是自己的興趣、覺得很好玩，而且自己可以做得好就去學習狩獵。總之，她們打獵了，也領取獵人證了，從她們的身影和故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鄒族女性成為獵人的真實過程，也可以發現這些女性獵人除了可以跟男性獵人一樣，也許還因為是女性的關係，在從事狩獵工作的過程中比男性更細膩，對山林事務也相當敏銳。

落應有的人際倫理和價值，並依循鄒族狩獵傳統，分享獵物，傳承獵德，因此一直受男性獵人的尊重。

在鄒族社會中，這樣的女性獵人經常出現，只是在男性獵人的言談之間似乎會有不同的評價，特別是談到女性禁止打獵或者禁止觸摸獵具等事情上，鄒族人無法提出更周全完備的解釋而有迴避的情形。於是，女性獵人似乎被視為特例，而且可能被視為男性獵人的延伸，她們的身份地位一直沒有被妥善地看待、安置或詮釋，例如女性參與狩獵的禁忌該如何被理解，始終存在於模糊隱秘的空間世界，難以表述。

鄒族獵人新文化

女性族人可以成為獵人的途徑也都不太相同，有的是從小跟隨父兄或朋友的帶領，有的結婚以後跟著丈夫逐步接觸學習，有的是為了處理農作損壞而

一個鄒族孩子如何成為獵人？成為獵人之後做了什麼？又，獵人跟家族、部落，以及土地的關係又是什麼？這樣的提問對獵人而言，是常識，也是生活日常，部落族人習以為常，到今天依然如此。女性可以打獵嗎？這是千年難以表述的提問，然而，女性獵人一直都存在，過去如此，現在更是。

我們也許可以從獵人自己的生命故事去理解，不論男性女性，他們在原住民社會的角色、社會功能以及文化意義。這一群人認真地過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跟人、跟家族、跟山林土地以及對神靈的緊密連結。雖然，鄒族傳統上認為狩獵活動是屬於男性的工作；然而，鄒族女性獵人一直都存在，她們也是部落與獵場的勇士。女性獵人的故事，也許可以作為觀看、評論以及反思刻板父系社會理論的絕佳差異視角。